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八月乙亥襄公卒靈公少趙孟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騈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騈臾騈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騈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共惡亦人之所共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矯情

以示公示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閟險譎舉世皆莫能窺此所謂私之私也君子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于董奪賈季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公存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茍盾持此義以固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

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恬處正卿之位受其利而欲逃其名背惠棄恩疎絶處父自示其公以避受私之謗盾之用心可畏也哉何以知盾疎絶處父以示公也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以其無援於晉也晉國之權專出於盾而盾之權專出於處父有盾以為處父援天下之援豈有強於此者乎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是必盾既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此賈季所以知其無

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處父之愚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賈季既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

所使送賈季之帑者臾駢臾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臾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臾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内復私怨其機可謂險矣臾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竟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

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晉衛瓘傳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

邪也是言也是理也微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文七年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

見怒於人為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為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

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為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為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猶不可解況於自解乎親者猶不可辨況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之鋒則一顱而生百怨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東

手而赴讐家其見殺者非讎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讎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鋭甚吾意為羣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亹亹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

公之裔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羣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為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切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閒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鐘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

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為公子哉儻豫自知為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羣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卬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

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忘嬰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丘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 文七年趙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

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鮪鮪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游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

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同怨相遇必相親以毀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以怨濟怨交日深而惡日長矣其所以

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歡於廢退之時見本傳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見本傳其終之為何如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末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

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而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而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已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欵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皆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

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絶蔑於秦乃所以隂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

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蔑可也至於絶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踈豈以晉秦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已氏 文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

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穆伯以幣奔莒

文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穆伯歸魯復適莒

文十四年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人歸公孫敖喪聲已不視

文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睢氏之徒耳見本傳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忘怨者

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書並本格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未嘗不脩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閒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

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暘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曾

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耶焚廩揜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見孟子萬章上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絶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盖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鄋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文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鄋舒且讓之鄋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鳬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别彚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鳬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内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

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讎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亦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況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

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也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耶抑以盾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茍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似非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

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記檀弓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瘠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濵而出於戰國之末孟子萬章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恃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鬬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而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

量之未必不疑其嬌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不以盾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不為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愛懐易以威服欲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

與而文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見本傳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酆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抑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文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

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无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説之

晉歸衛田文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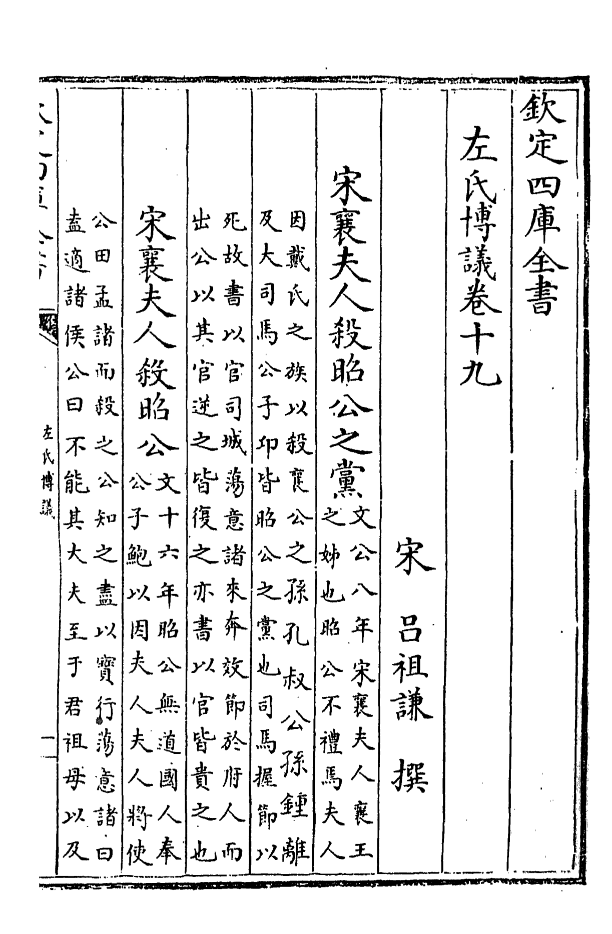
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効愈踈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盞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邂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

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郤缺為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者諄諄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說客捭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游乎利害之內者也以

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游乎是非之内者也晉既以壤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壤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内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郤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内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胷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

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記樂禹之樂不若禹自歌書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郤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叙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為新在晚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左氏博議卷十八



左氏博議卷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宋襄夫人殺昭公

文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

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畧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

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茍發於言者畧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

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
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
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宫者冠蓋
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踦踵相躡至於安受貽公
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
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
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
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為學

者而反不聦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盖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毁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隂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弒而始死

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弒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魯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翩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偷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豫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

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文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因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殛鯀於羽山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無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無如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殞絶恣慾横流以私讎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録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

名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掊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名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

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而謀師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師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堇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師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而守吾職而已人

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豫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頼焉國家何頼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左氏者盍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肎肎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

盾之班終以見殺文六年　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其事君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

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之處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文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

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飫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

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畧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閭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嘵嘵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常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舄哉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禄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

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之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畧儀

雖華而人自見其痒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跡而察其心其亦妙於觀國哉

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強死文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

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恠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見陳勝傳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鬬棊之誕不終朝而胙土漢郊祀志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偽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太過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裔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

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僖二十八年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文元年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惸然孑立顧影獨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

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説以誑脅愚俗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宫金地之説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酆都泥犁之説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虚所得者實亦何負

於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垂之虛則其頽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斁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説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特暫為禍福虛説之所誑脅爾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説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

子西其始信喬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詭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說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强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

宋殺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死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

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彊中乾者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内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内未有其實

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逡巡却走之不暇況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㡻强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强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强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跡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强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

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强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荅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捘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没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

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惟江君寛之充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威震京師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已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後無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曰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横身犯難而張强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偽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

縮惶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躄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

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光武與尋邑戰尋邑兵盛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破之久

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晳而瘠遇原隰則豐而痺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鵾鵬不以大自夸蜩鷃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長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於鑪錘况敢恃之為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人以為知人晉之復伯文子之力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足恃也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也

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勛者無足恃也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平蔡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具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事見唐史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尫弱幺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輙敗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

於潞種䖍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爲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髪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被髪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獷毳甘其湩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蝨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垤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絶祀蕩無吹火未有晏然而不爲諸華之

害者也防風專車形實驅之僬僥三尺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所不能自已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仲尼貌與陽虎相類故有匡人之圍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周生云舜目盖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茍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翼徽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

謂狄無人

左氏博議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𣏌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錯

左氏博議卷二十

宋　呂祖謙　撰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誇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中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譏誚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

晃昺銅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虢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豫以戎狄待之矣入粤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襄七年）范獻子有歸費之辱（昭二十一年）徐容居有進含之

辱襄十八年齊慶封有茅鴟之辱襄二十八年刳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隷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為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今乃為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嘆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

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辨而先得辨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

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 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哀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豫數嬴項韓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閱而羣策鋒起隨颯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

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岀書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盖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文六年而為秦謀晉說者秖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定十二年而不為吳謀魯說者秖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跡固

可為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已者必長其善而絶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為小人以

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以知論人者必畧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和者也其意以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問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

在他人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資寇讎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史記先夫子而没不見遅行之風孟子故其視父母之國恝然無情意在為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國藹然忠厚蓋以剽闉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

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别之

直而推之曲而暢之間見層出衆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顔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盖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

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乎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為身謀則工為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温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建鄴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

以詐秦伯也會為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頼其自宣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不義自處況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因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而生亦是君父之詐也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

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亡晉者王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雖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温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為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詖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

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温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註見上篇

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烏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涇賔渭分鶩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

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壙鳥思林魚思淵處閼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爲

交踵接閲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歜職相感以一抶而商人戕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蓄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肘而智伯滅貞定十三年智伯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

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主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遂殺智伯盡滅其族慮患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間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後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為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

離理不可忘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没變出一瞬未終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廛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至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嘆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耶

趙盾納捷菑于邾 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鬬閱陵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説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説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時

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遇過之尚淺者盡以此警之已成之疚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遇過之既深者盡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

使不敢自堅用後説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説没其奬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懇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内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毉無過則不必論毉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盾審之於初師

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
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奨之之説所以不可偏廢
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盾
以明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於蕞爾小國驅馳暴
露之疲餫饋扉屨之耗倈甸男邦之訾勇於從義皆不
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辦乎戲之代括突之攘忽以
强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
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

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
觀戰國之際諸子蠭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
牼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壘摧陣衂矣終不
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
生肄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
不肯棄況興師之衆征伐之重乎奬盾之義宜吾之不
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冐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
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

而已乎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史記周紀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不能去也

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啟見孟子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趍豐鎬彼紂雖屈强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出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

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戺之訟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逺國矣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亷惡來内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䰟然被衮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翹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頹敝甚於周季何為當亡而不

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内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徹門内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掊克雖欲殘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强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

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比干諫而死）移崇侯之寵於比干（崇侯虎有寵於紂）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匡王枵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僨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

左氏博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博議卷二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晉侯秦伯圍鄭

僖三十年秋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為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吾度越常情

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其恩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巳之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巳之忠人與巳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為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為之矯者怠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為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

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疎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揆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為𣧑為瘠為僵為殍呂郤之難使無秦穆則為灰為燼為煙為埃始拔之於𣧑瘠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襲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自冕及舄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

報在秦穆既為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為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殽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

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狥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為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為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為怨尤可責也以恩為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

者焉露之濡根荄苗節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為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為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傳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秦師過周北門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

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秦使孟明為政

文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晉秦戰彭衙復用孟明

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

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秦濟河焚舟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

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僖三十年何穆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强援附弱國棄舊恩名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怵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晉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

巳牙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絶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内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留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絶晉亦必以利輕絶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

叔之諫而取殽之敗也殽之役説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為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髪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荆州之師也見三國志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恐人分其利後則以已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權之怨備則知晉之

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秦穆懲殽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議暮貶左瑕右玷雖擢髪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郩之敗宣十二年齊有鞌之敗成二年楚有鄢陵之敗成十六年其餘敗軍者未易縷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

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詎終於秦耶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僖三十三

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昭三年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覊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孟僖子不能荅郊勞昭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

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趙簡子問子太叔揖讓周旋之禮

昭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云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藏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贈賄

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太叔之對簡子既皆以為儀而不以為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也其身死其言凛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横流非女叔齊子太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太叔之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

也今女叔齊子太叔尚識其為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為禮其必有説矣道無精粗無本末未甞有禮外之儀亦未甞有儀外之禮也升降裼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掃灑應對與存心養性者本無二説未有析禮與儀為兩物者也禮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甞有所擇專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言隨言而足曷甞聞指一物而為禮又指一物

而為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亡此臧文仲之論所以不數數然為之區别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為禮之極而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太叔不得已而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是非女叔齊子

太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齊子太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孟子則攻之（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樂異於孔子哉亦廹於時耳世俗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太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頋如孔子之不攻而不頋如孟子之攻頋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如女叔齊子太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

魯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二十九年孟僖子不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為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釐之際耶苟尚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叔齊子太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瞫死秦師文二年春秦孟明帥師伐晉秦師敗績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

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云

云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衆毀之中而不忍求惡於衆譽之外是文毀為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為毀者要

非君子之得已也狼瞫之死左氏之所譽也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見嗤於衆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抉其隱發其匿墮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邪瞫為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瞫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於私讎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瞫在所毀不在所譽何也瞫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

晉而實愧先軫也嗚呼是誠瞫過也同於為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文六年先軫黜狼瞫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怨而殺陽處父狼瞫則移其怨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狠則知狼瞫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以賈季並論也自子文之無慍而視狼瞫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瞫則可嘉君子之待狼瞫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

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逐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莊十九年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昭二十五年孰肯如鱓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鱓死敵以愧人則為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耳茍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盍奬其死敵之功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掩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鱓當恕而不當嚴也然鱓烈士也回犯上之氣

而為狥國之勇雖未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待常
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以待
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為侮闒畧
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為踈苟以待常人之恕
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鱓之義烈豈
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鱓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
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
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當先則先當後則後

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戈不為雠齊家語顔回之後至不為懼匡論語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孟子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瞫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為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瞫赴敵之時忿懟怨恨

文衡競起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為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之吾之所以為吾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狠睥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酣醉怒駡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為之懼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既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遊乎吉凶禍福之塗志戰乎搶攘爭奪之境眩瞀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槩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莊十九年有如子帶之出王僖二十四

年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商臣之弑父文十四年有如蔡般之弑父襄三十年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漑濯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強暴之所陵滅係其君

俘其臣墟其宫遷其社刋其木堙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滛簡册之墨未乾而滛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之内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盖自殽

函一悔之後僖三十三年虚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前日之所誇者今皆可慚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寢之時目眩於衆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之羣臣以為過而穆公猶以為不足也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隨會能賤而有恥註見前卷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籧篨能俯而不能仰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不可賤者籧篨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為疾而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謂之高能賤而不

能貴者則謂之畀是説既行狷介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晚而不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閒曠夢寐於大庭尊盧之上周旋於浮丘洪崖之間方無事時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攘叢劇之場投之於廹急顛頓之地則艴然駭怵然懼雖輿臺皂隸平昔屏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靳侮之前日之高乃所以為今日之畀受豈非世俗之説誤之乎身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

無高卑以籧篨之所有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郤成子能賤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途販於肆耕於野泯泯棼棼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之能

賤宜主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鍾鼎而安簞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者之卑汚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為全德歟想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焦然一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廹之以害則勁厲之節凛然於冒没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昂屹湧溢挺拔而出盖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有以也哉抑甞深味郤成

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禁門訏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豈不知為可恥哉其所以忍愧負辱徘徊而不敢發者正所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十開其語猶心悸而神泣况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譏責耶故郤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說終之

左氏博議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㵾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左氏博議卷二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甯嬴從陽處父

文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賈季殺陽處父。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

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益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爲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

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並見家語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遽棄其妻子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

深考甯嬴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葢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爲春華曾不能歛之爲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爲腹不爲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乍喜

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拾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伯宗晉大夫是甯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拾處父之華於顛頽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

知命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逭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及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嚚淫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

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説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見北史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見本紀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見張公謹傳汝謂必凶我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䆗淫妖祥之説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説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及也説以事立亦以事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䆗淫妖祥之説者理在焉故也苟捨

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嚚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於一勝危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史以爲不利文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吊喪者在閭此

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説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益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爲吾説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爲吾語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筭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説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説生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囂淫妖祥之邪説判爲二途邈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爲此説之驗不驗哉當文公之既死指

以爲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爲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揞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違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爲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文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夘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

自治之説古今論治者以爲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説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隄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如吹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則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

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即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蠧堤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姦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姦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扳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

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舍無威邦本既揺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聚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

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簒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蠹憂風則不可以堤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已之生姦而反尤姦之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已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元惡大憝發釁募端於無釁

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爲一體萬物盈於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爲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爲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

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商臣蔡般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蔡叔霍叔相雖有莽王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

將雖有卓董卓而古今邉閫未嘗無將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譖愬而無猜嫌有疏斥而無疑貳旦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絶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鬬克公子

爕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况於罹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蠱矣抑不知二子之變益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茍皆如二子之爲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讎乎推而下之則嘗笞之僕不可荷囊槖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

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碪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閟大博碩震燿彛鼎者代不乏人盡條陳彚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愜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

況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説則人君號為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鈎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踈曽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

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責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毋厭昏爾欲巧毋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文十四年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季文子如晉文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註云因晉請齊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註云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

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却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髪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丘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

按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諜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鞫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隱元年凡伯之伐隱七年毛伯之錫

命文元年名伯之會葬文五年考其書法與單伯无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周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猶舉内大夫以明之暈挾柔溺豹媢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詛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内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

穀之說以單伯爲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爲一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爲孔子何以爲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

鄟不絶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隱十一年滕侯卒桓二年滕子來朝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僖十七年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是何足以病吾説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寃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

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𪇷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賫没身之恨乎肆於塾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雖至奥至邃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彞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臨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况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

母之邪也其載華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貴乎耦之言必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槩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

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論語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内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

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茲見左氏之誤也雖然衆不可盡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汚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

酬右酢之不暇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皆死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鶡今貂俯視其服

昔縕今貉饑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巵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使踞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

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

長幼高下雖牧圉皁隷甚贛憃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畫綦布派別羅列胷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没至于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寵利蕩為太

虛𠂻不可控摶焉有氣焰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寤二子之為叔父獻子之為凡子者況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左氏博議卷二十二